



电影文学剧本

赵 明

# 美丽的伊犁河



43  
9-2

电影文学剧本

# 美丽的伊犁河

赵 明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Qaz36/01

## 美丽的伊犁河

赵明

---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.25印张 69千字 插页2  
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贵州第1次印刷

---

统一书号：10067·264 定价：0.28元

印数：00001—14000册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部电影文学剧本，写的是我新疆地区伊犁河畔某公安局，在少数民族群众的协助下，与苏修克格勃派遣的敌特分子，展开的一场激烈斗争的故事。剧本中塑造了几个不同类型的人物：深谋远虑的公安局长，机智勇敢的侦察人员，以及凶恶狡诈的敌特分子。剧本着重刻画了我公安战士、秘密侦察员塔伊尔和他的恋人曲曼古丽的形象。

剧本语言朴素，具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。

## 人 物 表

### 县公安局人员：

局长 维古尔 维族  
副局长 热木扎 哈族  
教导员 韦钦海 汉族  
侦察股长 关连才 锡伯族  
预审股长 司马益 维族

### 捕特英雄：

塔伊尔 维族  
哈萨克拜 哈族  
巴特尔 哈族  
布尔布尔汉 哈族（巴特尔姐姐）  
马合力帕 哈族（巴特尔妈妈）

### 积极分子：

帕丽黛 维族（塔伊尔姐姐）

### 一般群众：

玛依努尔 维族（塔伊尔母亲）  
曲曼古丽 维族（塔伊尔爱人，艾立沙旦女儿）  
艾立沙旦 维族（塔伊尔岳父）  
库尔班阿吉 维族（塔伊尔同学）  
阿有汉 维族（曲曼古丽同学）  
阿依霞木 维族（麻木提爱人，曲曼古丽同学）

### 苏联克格勃人员：

少将 马尔柯夫 大俄罗斯人

中校 艾尔肯 哈萨克

派遣特务：

乌斯满 哈族（密名“豹子”）

夏米西丁 维族（原名，阿力玛斯“金钢钻”，塔伊尔  
表兄）

瓦夏 回族（广西潜伏组）

维佳 汉族（广西潜伏组）

区内发展特务：

麻木提 维族 （塔伊尔同学）

在伊犁河谷阿帕尔大草原上，斜阳高照，百草丛生，繁花盛开，禾麦黄熟，牛羊盈野。远山白雪皑皑，近水波光粼粼。

一个身穿黄上衣，满嘴长胡子的哈族人，骑着大黑马，拚命向西奔跑，马身上汗水淋漓。在他的后面三五十步远，一个身穿青条绒上衣，头戴高统卷沿白毡帽，四十多岁的哈族牧工，骑着枣红马猛追。再后面则是一大群穿着各色服装，骑着各色马匹，手里拿着长短不齐的棍棒刀叉，参差不齐地尾随着奔跑。

“是赛马？不象；是叼羊？也不象。”一个哈族老汉，手里提着个冬不拉，站在一座毡房前，望着远远跑过来又跑过去的人马，自言自语地说。

“是坏人！报公安局去！”骑枣红马的哈族牧工跑到老汉面前高喊。

察霍昭伊县公安局会议室，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大地图。维古尔局长，一个身材魁梧，面目端正，表情严肃的中年维族人，指着地图对围坐在长条桌子边的几个局领导干部说：

“小霸权主义者，不断在南方挑畔，大霸权主义者也在北方向边境集结，形成南北夹击的形势，看来今年‘汛期’不比往年……”

“网一张就抓住了几条小鲨鱼。”侦察股长关连才，一个

锡伯族漂亮小伙子，有点得意地插了一句。

“后头还可能有大鲨鱼哪！”教导员韦钦海，一个带着银丝眼镜的汉族中年人，不动声色地接下去说。

“看来，要有一场好斗！”维古尔局长扯下一条报纸边，抓了一把莫合烟，撒在上面，两手卷搓着。

“可惜，我们边防设施太差了！”副局长热木扎，一个短粗个，四方脸，皮肤白里透红，性格活泼，四十多岁的哈族人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，“你看人家，几公里一座岗楼，有三道铁丝网，一条检查地带，一条巡逻公路，有警犬，有直升飞机……我们呢……”

“我们的边防是建立在群众的心坎上。”韦钦海打断他的话，“每一颗忠于祖国的心，都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。”

“他们有他们的优势，我们有我们的优势，他们有铁丝网，我们有心防。”维古尔局长接着说。

“做好调查研究，做好群众工作……”韦钦海话还没有说完，电话铃响了。

关连才走去接电话。

“我是公安局呀！……啊？抓住一个特务！……好。”

关连才走过来对大家说：“派出所来电话，胜利公社抓住一个入潜特务！”

“这是第几个啦？”维古尔问。

“汛期以来第四个。”关连才边走向自己的座位边回答。

“够你折腾了，预审股长同志！”关连才望望预审股长司马益又说，“只是别把自己折腾垮了！”

“垮不了，有老伴给煮热热的奶子茶，喝上一碗，就有精神了！”热木扎显然又在给加劲。

司马益，一个四十多岁，中等个，干瘦脸，有几根白头发的维族人，苦笑了一下，没有说什么。

“走，到现场看看去！”维古尔站起身来，大家也随着站起身来，走出门去。

维古尔、韦钦海、热木扎、关连才坐上一辆北京吉普，沿着平直的柏油公路风驰电掣似地向胜利公社急驰而去。路两边整整齐齐的两排参天白杨树，一闪闪而过。

当维古尔等人来到胜利公社派出所时，院内，办公室内都挤满了各族男女老少。维古尔等人与公社干部，派出所人员，捕特英雄们一一握手，口里说着：“沙拉木，牙克西吗！”

（你好）然后走到蹲在墙角，两手被捆绑着的被捕特务面前，鄙夷地看了一眼，转过身来亲切地问一个四十多岁，红红的脸，额头有几道皱纹，精亮的鹰一样眼睛，结实身材，胳膊上裹着绷带的捕特英雄哈萨克拜：“怎么发现的，怎么抓住的？”

哈萨克拜忘了伤口疼痛，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：“今天下午二三点钟，我骑着马由阿帕尔到县城去……”

阿帕尔草原上，哈萨克拜骑着一匹大黑马，洋洋得意地左瞧瞧右望望，边走边唱着哈族歌曲，声音嘹亮，响彻四野：

“天山引来天河水，

伊犁河谷闪银光。

牛羊遍野齐欢叫，

稻麦瓜果争飘香。

啊，黄金的河谷！

啊，幸福的河谷！

维、哈、锡、汉、回各族人民，  
团结、友爱、勤劳、勇敢，  
建设社会主义人间天堂；  
保卫伟大祖国神圣边疆！”

忽然他发现对面远远走过来一个人，身穿黄色衣服，头戴便帽，手提帆布提包。他勒马凝眉想了一下，策马迎上前去，拦住行人。这人身材高大，头颅滚圆，络腮胡子，目光炯炯，年约四十岁上下。

“你从哪里来？到哪里去？”哈萨克拜问。

“由县城来，到兵团去。”行人答。

“兵团那么远，你怎么步行走？”

“车在县城坏了，想搭汽车未搭上。”

“有牌牌子吗？”

“什么牌牌子？”

“通行证。这是边防地带！”

“有、有。”行人掏出通行证，“没通行证还行。”

哈萨克拜接过，念道：“乌斯满、哈族、四十二岁……”

他又细细看了一下印章问道，“你这通行证是哪里开的？”

“伊犁公安局。”

“伊犁哪个公安局？”

“伊犁公安局，就是伊犁公安局，还有哪个？”乌斯满反问。

“有州局，有地局，有县局，有市局。”

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乌斯满答不上来了。

“哪个？哪个？”哈萨克拜紧盯着追问。

“是州局。不，是县局。”

“怎么盖的是市局章子?”

乌斯满无言以对。

“你究竟是由哪里来的，要到哪里去?”

“我们都是穆斯林，看在胡大的面上，你把路条还我，放我走吧!”乌斯满双手绀了一下胡子。

“少说废话，胡大也不宽恕穆斯林里的‘卡盆’(叛徒)，跟我走!”哈萨克拜命令着。

“我们都是哈萨克人。”乌斯满苦苦哀求。

“哈萨克都是好样的，绝不容许出卖国贼!跟我走!”

“我不走，你能把我怎样!”乌斯满强硬起来。

“你不走，我就对你实行专政。”

“什么叫专政?”

哈萨克拜举起一只拳头说：“这就叫专政!”

乌斯满打量了一下哈萨克拜，由提包里取出一叠人民币，对哈萨克拜说：“你放我走，我都给你。”

“放你走?”哈萨克拜轻蔑地说：“大霸权主义可以收买民族败类，收买不了真正的哈萨克。跟我走!”

乌斯满神色一变，掏出枪来，象恶魔一样抓住哈萨克拜的马缰绳：“下来!不下来就打死你!”

哈萨克拜顺从地下了马，接着猛扑过去抢枪，乌斯满一闪身，哈萨克拜扑了个空，乌斯满趁机夺了哈萨克拜的马，一手拿着枪对准哈萨克拜，侧身走了十几步，骑上马，说了声：“到兵团去取马!”两腿一夹跃马向西跑去。

哈萨克拜望着乌斯满的背影，气急败坏地大喊：“捉特务呀!”跑步向前追去。

斜面过来一个拉芨草的大车，上面坐着三个手持镰刀

的锡伯族青年，哈萨克拜指着跑过去的乌斯满说：“是特务，还有手枪！”

三个锡伯族青年，立即停车卸马。哈萨克拜拉过一匹拉套的枣红马，接过一把镰刀，跳上光背马，向西追去。

剩下一匹雪青辕马，三个锡伯族青年都争着要骑上去追捕敌人。

“我去追！”一个矮胖青年说。

“不，你留下看车，我去追！”一个高个子，年龄大一点的青年说。

“我去追，你报告公安局去！”一个瘦个青年说。

“你报告去！”高个青年不等瘦个青年答话，骑上马就要跑。

瘦个青年一纵身，跃上马屁股，抱住高个青年的腰，两人一匹马，随后追去。

矮胖青年无可奈何，丢下大车，向县城跑去。路上遇到三部手扶拖拉机，他指着马跑的方向，高喊：“捉特务去！”

三个维族拖拉机手闻讯，调转车头加大油门尾追下去。

哈萨克拜策马越过一个打麦场时，追上了乌斯满，他大喊：“站住！阿肯奥斯肯（他妈的）！”

打麦场上正在劳动的各族人民都停下手里的活，注目而视。

乌斯满转向南，躲过对面走来的两辆毛驴车，又转向西。哈萨克拜迎头赶上，想抓他的缰绳。乌斯满用枪一挥说：“你要命不要命？！敢靠拢来，我枪崩了你！”

哈萨克拜抛出手中镰刀，向乌斯满猛砍过去，未掷中。乌斯满回身向哈萨克拜开了一枪，子弹“嗖”地一声，由哈

萨克拜的肩膀上飞过。哈萨克拜下马拾起镰刀，上马追过去又把镰刀抛出去，将乌斯满的帽子削掉了。乌斯满回身又是一枪，子弹“嗖”地由哈萨克拜耳边擦过。哈萨克拜毫不畏惧，继续追赶。口里高喊：“抓特务呀！抓特务！”

打麦场上的各族人民听到枪声和喊声，已知道了是怎么回事。手拿镰刀，木铎，铁叉，木棒等一切能拿到的东西，呼啸着追赶上来。赶石滚的人急忙卸下马匹，骑上猛追。几条大狗狂吠着跑在前面。

骑在一匹马上的两个锡伯族青年，马一打前失，摔了下来，大个子青年爬起来，跃上马，丢下瘦个子青年，飞奔而去。

哈萨克拜追乌斯满到一条干沟。干沟里到处是卵石。哈萨克拜跳下马来，脱下头上戴的哈萨克镶着黑条纹的高筒卷沿白毡帽，拾了一帽子卵石，上马又追。快追上乌斯满时，由后面用卵石猛打，乌斯满开枪未打中哈萨克拜，哈萨克拜连续用卵石猛击，一石子打在乌斯满脊背上。乌斯满一皱眉头，回身一枪，将哈萨克拜左胳膊打伤，鲜血流了出来。哈萨克拜捂住伤口边追边高喊：“你跑不了啦，前面有解放军堵截，后面有民兵追赶，快投降！”

远处，在辽阔的草原上，有五座毡房，象一团蘑菇似的围成一团，旁边拴着十几匹马，有两只狗在毡房门口跑来跑去，稍远一点，有三十几只牛在啃草，在中间一个毡房里，有二十来个年岁不等的哈族男人，沿毡房坐成一圈，举杯在为新婚的民兵班长努尔别克祝酒。他们面前铺着条布单，上面摆满了饕茶、方糖、饼干、糖果、羊肉、抓饭。铁花衣箱上摆满了绣花枕套、围巾、头巾，周围毡墙上挂满了花呢女上衣、

百褶裙、的确良衬衫、条绒布料、毛布料、的确良布料……等礼品。门边一个老人眯缝着眼睛弹着冬不拉，高兴地唱着：

“有本事的男子汉在马上看，  
有本事的丫头在枕头上看。”

外面忽然传来“阿旦！阿旦！”（追呀！追呀！）的声音。老人一怔，急忙提着冬不拉走出去站在毡房门前，一手遮着太阳望着远远跑过来的人马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是赛马？不象；是叼羊？也不象”。

“是坏人；报公安局去！”哈萨克拜跑到老汉跟前，气喘喘地说，然后跳下马来向毡房里面喊道，“努尔别克，枪！枪！”

努尔别克闻声，由毡墙上取下50式冲锋枪走出毡房，其他人也跑了出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努尔别克一见哈萨克拜负了伤，便紧问道。

“大霸权主义打了我一枪，跑了！”哈萨克拜忿恨地指着一直向西跑的乌斯满说，“把枪给我！”

“你受伤了，我去追！”

“那不行，我已四十多岁了，死就死了，你还年轻，刚结婚，我要亲手打死他！”哈萨克拜夺过枪来，由栓马桩上，解开一匹黄色壮马，跃上马背，把枪架在鞍子上，象箭似地向乌斯满追去。

乌斯满跑出三五百米远了，朝毡房开了一枪，对追上来的群众说：“你们不要追，你们都是年轻人，再追吗，我打死你们！”众人们稍稍离的远了一些，但仍然尾追不放。

前面出现了一条沟渠，挡住去路。乌斯满掉转马头向北沿着沟跑，哈萨克拜由东面赶来，到沟渠边一跃而过。不一会乌斯满来到哈萨克拜过沟渠处，口里对马说着：“快到边境啦，使劲！使劲！”两腿一夹，纵马跃了过去。

哈萨克拜这时已跑到乌斯满前一百多米远了，在一个斜坡上停了下来，端着枪等着乌斯满，乌斯满放慢了速度向哈萨克拜走来。

“你逃不掉啦！到处是民兵。”哈萨克拜高声说。

“哎，你为什么缠住我不放？！你朝天上看！”

乌斯满离哈萨克拜只有五十米了。

“看了又怎样？”哈萨克拜傲然地向天上看了一眼。

“你看见太阳了吗？”

“看见了。”

“你下次再也看不见了！”

“你打死我也逃不脱。”哈萨克拜跳下马来，隐身在马的前胸后面，把枪放在马脖子上。

乌斯满一步一步向前走来。距哈萨克拜只有三十米了，追上来的群众纷纷高喊：“快开枪打死他！”“抓活的！”“打马不要打人！”

乌斯满“叭”的一枪，将哈萨克拜的马前肋打伤，马惊跑了，把哈萨克拜摔倒在地上。哈萨克拜装着受伤的样子，抱着枪就势一滚，滚下斜坡。乌斯满纵马由哈萨克拜身边跑过。哈萨克拜举起枪来，“叭、叭”两枪，子弹由乌斯满的马前胸穿过，血流了出来，马停住了。乌斯满回过身来向哈萨克拜又开了一枪，没有打中。哈萨克拜端着枪向乌斯满冲去。乌斯满策马继续向西逃，马颠着向前跑了几步，跑不动

了。后面群众陆续赶来，有骑马的、有骑驴的、有骑牛的，有哈族、也有维族、汉族、锡伯族、回族，有男人，也有女人，有七十多岁的老汉，也有十多岁的娃娃，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“武器”，将乌斯满团团围住。高喊：

“交枪！”“投降！”

“交了枪，你们打我！”乌斯满紧握手中枪。

“交枪不打！”众喊。

“别喊，我抽棵烟。”乌斯满点着一棵苏联纸烟，边抽边寻思，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，又放了下来，叹了一口气说，“唉！死了白搭一条命，还是活着好！”他把枪在手上颠了一颠。

“不交枪，就打死你！”哈萨克拜把枪栓拉得哗哗响。

“哎，等等，我交枪，投降！”乌斯满把枪抛了出来。

群众一拥上前，将乌斯满两手捆住。

一个高个子锡伯族青年，跳下马来，把乌斯满的手枪拾起，取下梭子一看，只有一颗子弹。他扣枪机，“叭”的一声，子弹打在身边草地上，冒起一股烟。

“给自己预备的！”另一个锡伯族青年说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谁派你来的？”

“干什么勾当来的？”

群众忿怒地纷纷追问，乌斯满巴搭着眼睛向周围看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们不要问，和你们政府讲！”

“不和他啰嗦，把他送到派出所去！”哈萨克拜说。

众人把乌斯满放到一部小驴车上，由哈萨克拜和高个锡伯族青年押着向胜利公社走去。

古非亦不風，道創克我將宗能大對義神皇

烈，爾家大向拳餅尔



容笑帶面益巨匠斗銀申爾，將耳語中不歎一團亦古非

。來我下主千走前對辭善班